



田野的花和小精灵

(日) 安野光雅 文·图 李丹 译



田野的花和小精灵

(日) 安野光雅 文·图 李丹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田野的花和小精灵 / (日) 安野光雅文图; 李丹译
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6. 12
ISBN 978-7-5108-4869-8

I. ①田… II. ①安… ②李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图画故事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02842 号

NO NO HANA TO KOBITO TACHI

Copyright © 1976 by Mitsumasa ANNO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6 by IWASAKI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IWASAKI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Beijing Double Spiral

Culture & Exchange Company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田野的花和小精灵

作 者 (日) 安野光雅 文·图 李 丹 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天工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6 开
印 张 3.5
字 数 10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869-8
定 价 45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

田野的花和小精灵

(日)安野光雅 文·图 李丹 译



紫云英

不准在地里玩，这可是规矩。平时呀，就算求我们也不去。可自从春天来了，一直到五月，铺满紫云英的花田，却是舞刀弄棒的好去处。打打闹闹，战死沙场，汗津津的身体扑通倒在花田里，仰望白云悠悠，纵然年幼，也觉惬意。

来东京以后，很少看到紫云英。彼时紫云英正逢花期，苦寻未果，却在五月的某一天，邂逅了灿若云霞的紫云英花田。蜜蜂来来往往，辛勤地采食花蜜。

怒放的粉色花朵，一直连绵到远方，仿佛融入了晚霞之中。

后来才知道由于附近工厂 PCB（多氯联苯）污染，这片土地禁止耕种。



紫斑风铃草

在京王线樱丘站下车，越过一座丘陵，那一带曾经荒草丛生。

通往住宅区的路边，盛开着紫斑风铃草，花瓣上盈满了露水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想起了“庆典”这个词。花朵在微风中摇曳，好像在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，叽里呱啦地聊天。

那天下着毛毛雨，第二天，我又去写生。心想花也许会被人摘走。植株不高，花却大得出奇，那么打眼，就算被顽童砍倒，也不足为奇。

没想到，花还在那儿。透过树缝洒落的斑驳阳光下，紫斑风铃草的身影一如昨日。

由于建造多摩田园都市的构想，紫斑风铃草如今已被彻底清除。



长萼瞿麦

事发突然，说来奇怪。

砍倒杂草，斜刺里杀将出来……我们这些顽童，正在田里心无杂念地玩着战争游戏。此时，敌方主帅却扔掉刀枪，斗志全无。

那个时候，干货店的阿姨正在站着小便。小孩们自然觉得稀罕，愣了一会儿，便大声起哄着跑走了。

.....

战争结束了。和平的风拂过，战场沦为贫瘠的土地。

过了几天，敌方主帅跑过来，说又发现了稀罕的玩意儿。我们冲到田里一看，美丽的长萼瞿麦兀自怒放。



茅莓

小时候，我以为茅莓就是草莓。茅莓可以食用，但长得差不多的蛇莓却不能吃。吃完立马变成蛇。

要是找到红色的茅莓，小孩就贪婪地吃着，大声叫喊“这是我找到的”。也就是说，这块地里所有的茅莓全都归他了。真是小气鬼。哼，再见！第二个小孩开始寻找更多、更美味的茅莓。在某个地方，一定会有吧。

偶然发现久违的野莓，便放到嘴里尝尝。多少年过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味道就像甜蜜的忧伤，让人难以忘怀。这时，我像儿时那样，又被刺伤了上臂。



石蒜

扛着发的两块毛毯，一靴子大米，还有一捧白糖，我就这样退伍了。历经磨难才回到父母疏散的乡下。日本战败，我终于从冷酷的军队解放了。

正如野间宏写的那样，军人不是人，而是人类创造的史无前例的新生物。

回乡的路，也是从行尸走肉般的军人慢慢变回人的过程。

毫无疑问，父母都老了。重回他们身边……路上满是盛开的石蒜花。

红艳艳的花灼伤了我的眼。就算挨打也从来不哭的我，流泪了。

有多久没有想到花了。正是这石蒜花，让我重拾了以花为美的人心。



野葡萄

高山、道路、田地纵横交错的地带，混在灌木丛中的野葡萄熟了。

说是藤蔓，也未免太直了。强壮的茎上长满浓绿的叶子，间或沿着悬崖下旋，间或在地面攀爬，秋天结满葡萄般的果实。绿、蓝、蓝紫、紫、红紫，果实的颜色五彩缤纷，想必随着熟度不同，慢慢就会变色吧。

果实像宝石、玩具一样晶莹可爱。在这繁华落尽的山路上，显得格外珍贵。我采了一枝带回家，最终全变成了褐色。误以为那样美丽的颜色会永远留存，这样的想法真可笑。把它比作没有生命的宝石，更是没礼貌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这叫野葡萄，果实不能食用。